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资本主义与社会进步

经济全球化及人类社会未来

CAPITALISM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FUTURE OF
SOCIETY IN A GLOBAL
ECONOMY

【英】 菲利普·布朗 休·劳德 著
刘榜离 张潮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LINE OBSERVING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资本主义与社会进步

经济全球化及人类社会未来

CAPITALISM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FUTURE OF
SOCIETY IN A GLOBAL
ECONOMY

【英】 菲利普·布朗 休·劳德 著
刘榜离 张潮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LINE OBSERV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与社会进步：经济全球化及人类社会未来/
(英) 布朗著；刘榜离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书名原文：Capitalism and Social Progress

ISBN 7-5004-4890-2

I. 资… II. ①布…②刘… III. 资本主义社会—
研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870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 **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
【英】约翰·格雷 著
-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 **资本主义与社会进步**
——经济全球化及人类社会未来
【英】菲利普·布朗 休·劳德 著
- **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
——决定美国经济制度的长期因素及其变化
【美】弗雷德里克·普赖尔 著
- **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
【美】哈伊姆·奥菲克 著
- **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
【美】入江昭 著
- **后现代人的未来**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丛书策划：曹宏举
责任编辑：周晓慧
封面设计：王 华

谨以此书献给利兹和我们的孩子马克斯、乔治和奥利维亚

菲利普·布朗

献给卡伦、吉米和凯特；特里科斯·沃勒尔和杰伊·辛格——一位有灵感的老师

休·劳德

序 言

在第三个千年即将到来之际，生活在北美或者北欧和西欧，就是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昌盛的世界，人一生下来，其平均寿命就可望比我们的祖辈长 30 年。在 20 世纪，这个发达的、占世界 1/3 的地方，经历了自 19 世纪继承下来的两种竞相斗争的政治议程——两种沿着繁荣和进步的路线、竞相竞争的改造社会的方案，这便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回首往事，我们现在发现，这两种方案具有一些共同的历史特征，即废除了工人阶级，并将人类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进入了“觉悟王国”（the kingdom of light）；解除了“亚当的诅咒”，而且所有人都在开明的民主政治中获得了受过教育的一份东西。

菲利普·布朗和休·劳德是我的年轻同事，他们在本书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他们对这种继承下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议程的成功与失败进行的冷静分析，以及对 21 世纪中的进一步发展给予的鼓舞人心的指导。

在 2000 年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较早的著作里，我曾试图对 20 世纪英国的社会倾向做出总结：

这是一个充满大事的世纪，一个进步与野蛮在全世界并

存的世纪，其间发生了种种自相矛盾的运动，既有争取更长久、更充实的生活的运动，又有空前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既有争取民主政治的运动，又有走向独裁的运动。对于贵族来说，这也许是一个被剥夺的世纪。对于老人和患病者来说，这也许是一个相当舒适的世纪。对于无家可归和无依无靠者来说，这是一段持续沦落、周围却是一派富裕的时期。而对于妇女、儿童和普通公民来说，这也许是人类整个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纪。^[1]

在苏联，共产主义方案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均遭受了挫折。在美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方案显然取得了胜利。不过，正如 A. B. 阿特金森 (A. B. Atkinson) 所指出的，^[2]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 20 世纪前 75 年里呈现出了不大平等的趋势，在最后的二十余年里，不平等的趋势再次扩大了。最近的调查^[3] 的确证实，贫困率有了急剧的上升。1983 年，14% 的家庭缺少三件或者三件以上的必需品，原因是他们负担不起。到 1990 年和 1999 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 21% 和 24%。被定义为必需品的项目，是 50% 以上的人口所认为的、所有成年人都应该有能力买得起，而且又不应该缺少的东西。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的另一端，被罗伯特·赖克 (Robert Reich) 称作“符号分析者”的人——一个在全球化经济中涌现出来的富有阶层，则聚集在“富裕的居住区”内，那里配备有防盗自动警铃，并且雇有保安，他们将自己置于社会之外，对毗邻社区中的穷人很少怀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责任感。

因此，对于更加富有的国度的自由主义方案来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然，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不过，布朗和劳德指出，此种福利国家却是以经济国家主义为基

础的，而经济国家主义现在又因多国公司的兴起而受到了威胁。撇开石油危机不谈，政治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回归到了自由主义的原始形式——也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市场个人主义必须处于统治地位，必须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也必须通过竞争得到发扬光大。自由主义的另外一面，即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新自由主义，则随着它对平等的强调、对优质公共服务的关心，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利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渐渐失去了它的光辉，而新自由主义利用民族国家的目的，则是要（通过累进直接税和遗产税）来重新分配财富，促进合作和社会凝聚力，消灭阶级，并且培养公共服务的精神。所有这些被人们信心十足地称作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特征，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艾德礼*政府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而这些特征却在一片反对国家干预市场魔力的宣传鼓噪声中，在对国家的一派污蔑中伤以及对贪婪的歌颂声中，遭受了挫折，并发生了令人惊骇的逆转。不仅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管理和历史上发生的雇主与工会之间达成的阶级妥协土崩瓦解，而且由于政府，比如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废除了国有机构，帮助建立或组织了私立部门，其中包括（已变为全球性的）多国公司，所以普遍出现了解除对财政金融的管制、反国有化和减税的现象。

然而布朗和劳德坚持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根本不存在民族国家不能既追求经济发展，又追求社会公平；既追求繁荣，又追求进步；既追求企业家身份、地位以及职权，又追求安全保障的任何必然逻辑和现由。他们两人对新左派现代化这一选择给予

* 艾德礼 (Clement Richard Attlee, 1883—1967)，英国著名政治家，1935—1955 年间任工党领袖，并于 1945—1951 年间任首相，执政期间，他率领政府对英国的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并创办国民保健事业。——译注

了考虑。他们拒绝了现代化派所鼓吹的“第三条道路”，而现代化派现在已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周围稳固地确立了地位，并且正占据着唐宁街 10 号。他们两人的目的是要揭露现代化方法的缺陷，并“准备在 21 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发起一场更加激烈、更加彻底的有关社会正义、经济效率和社会凝聚力的辩论”。

他们主张的选择方案，主要集中在集体智力这一观念之上。市场的个人产业主义时代，已经系统地忽视，并且在部分上破坏了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这里所说的发展潜力，是指个人在社会机构内，而不是在市场上，培养并分享多重的敏感性和技能的发展潜力。现在需要的是合作，是信任，是将智力聚集在一起。他们表示，“争取集体智力的斗争所涉及的，不仅是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和我们同社会的关系的思维方式，它还包括将集体智力的原则‘编织’到社会这块‘织物’中去。”

杜尔海姆（Durkheim）曾想通过教育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将“集体意志”调动起来；现在我们也像他那样，急于通过对新的、在社交方面比较开明的公民进行那种改造过的教育以及成人生活，以改革 21 世纪的社会，使之在效率和团结方面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因此，一个新的集体智力的时代，是建设更加富裕、更加幸福的社会的关键。

菲利普·布朗和休·劳德率先对我们在 21 世纪要遇到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分析，我们要向他们两人致以谢意。

A. H. 哈尔西（A. H. Halsey）

牛津 纳菲尔德学院

注 释

[1] A. H. Halsey, 《导言：20 世纪的英国》，该文收入 A. H. Halsey 和 Josephine Webb 主编的《20 世纪英国的社会倾向》，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 — 现由帕尔格雷夫（Palgrave）出版社出版，2000 年，第 22 页。

[2] A. B. Atkinson, 《收入与财富的分配》，该文收入 A. H. Halsey 和 J. Webb 主编的《20 世纪英国的社会倾向》。

[3] David Gordon 等：《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约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基金会，2000 年。

致 谢

以下诸公曾对本书做出了评论，或者帮助我们准备了本书的部分章节，我们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是：尼古拉·克里（Nicola Kerry），杰基·斯威夫特（Jackie Swift），克里斯廷·伊格尔（Christine Eagle），马休·戴维（Matthew David），弗兰克·弗里迪（Frank Furedi），克里尚·库曼（Krishan Kuman），莎拉·坎特（Sarah Cant），蒂姆·福克斯（Tim Fox），罗斯玛莉·克朗普顿（Rosemary Crompton），安迪·格里（Andy Gree），拉尔夫·费弗里（Ralph Fevre），克里斯·哈里斯（Chris Harris），琼·威尔斯（Joan Wills），马丁·什拉普（Martin Thrupp），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简·米勒（Jane Millar），伊恩·高夫（Ian Gough），亨利·莱文（Henry Levin），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以及艾琳·阿佩尔鲍姆（Eileen Appelbaum）。

自从本项目开始以来，我们两人都变换了大学。而在（英国）肯特大学和（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我们都得到了学校的支持，这使我们对本书所探讨的广泛范围的问题有了深入的理解，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也要向我们现在供职的学校——加的夫大学和巴思大学——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予

的支持和关心；我们尤其要感谢巴思大学的伊恩·贾米森（Ian Jamieson），杰夫·汤普森（Jeff Thompson）和比尔·斯科特（Bill Scott）以及加的夫大学的萨拉·德拉蒙特（Sara Delamont）和加雷斯·里斯（Gareth Rees）。

我们必须特别提到的是牛津纳菲尔德学院的切尔利·哈尔西（Chelly Halsey），他给我们以鼓励和支持，并提出了建议；帕尔格雷夫学院的卡伦·布雷热（Karen Brazier）、希瑟·吉布森（Heather Gibson）和乔希·狄克逊（Josie Dixon）决心要把本书公之于众；最后还有我们的伴侣利兹（Liz）和卡伦（Karen），她们经受了酸甜苦辣，说是“书快要写完了”，岂知这一等就是数年。她们表现出了爱心、理解和忍耐力，这给了我们争取社会进步的希望。

弗朗西斯·金（Francis King）这位荣获英帝国勋章的军官，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都对我们给予了支持；在1994—1995年间，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为休·劳德提供了离职休假，使其得以专事本书的写作，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将难以完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西兰发生的新右派革命，由于造成了贫困、非正义和很成问题的经济绩效，所以对休·劳德来说，这是激励他写作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在新西兰的奥特罗阿（Aotearoa），有许多劳德要感谢的人，其中包括他的长期合作者戴维·休斯（David Hughes）；还有那些在教育政策领域里工作的人，他们对新右派的政策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们是伊凡·斯努克（Ivan Snook），约翰·科德（John Codd），狄克·哈克（Dick Harker），罗杰·戴尔（Roger Dale），苏珊·罗伯逊（Susan Robertson），约翰·弗里曼-莫伊特（John Freeman-Moit），艾伦·斯科特（Alan Scott），马克·奥尔森（Mark Olssen），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Peters），吉姆·马歇尔

(Jim Marshall), 凯茜·韦利 (Cathy Whuylie) 以及休·沃森 (Sue Watson); 另外还有一些毛利族的同事; 凯特·欧文 (Kath Irwin), 琳达 (Linda) 和格雷厄姆·史密斯 (Graham Smith) 以及特里什·玛琳吉·约翰斯顿 (Trish Maringi Johnston), 则提供了另外一种理解教育的方法。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目 录

序言	(1)
致谢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经济国家主义

第一章 长期的三位一体	(21)
第二章 增长的发动机	(39)
第三章 美好岁月的不幸	(61)
第四章 智力的产生	(87)
第五章 一致意见的终结	(116)

第二部分 新现实

第六章 新的全球竞争	(149)
第七章 原始资本主义	(188)

第八章 削减公司规模	(216)
第九章 工业人的消亡	(250)
第十章 错误的开端	(282)
第十一章 问题重述	(311)
第十二章 集体智力	(330)
第十三章 学习型国家	(359)
第十四章 高技能经济	(400)
结论	(433)

前 言

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是否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正义和繁荣呢？倘若结果与我们的目标相去甚远——倘若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一定是邪恶的力量阻挠了我们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成了某种罪恶势力的牺牲品，而我们必须战胜这种罪恶势力，才能重新踏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弗里德里克·A. 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

西方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然而，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伟大的社会思想家所梦寐以求的那种社会进步离我们而去了。20 世纪中叶，工人及其家庭通过国家对经济增长所承担的义务，并依靠社会协定，享受到了比较大的繁荣，而那种社会协定已被撕毁了。在美国，处于社会上层 5% 的人口获得的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 21% 以上，而处于社会下层 5% 的人口所获得的家庭收入还不到 4%。^[1] 英国目前贫富之间的差距比 19 世纪末期以来任何时候的差距都大。对于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能在事业上得到稳步的发展，子女也能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梦想已因工作无保障的阴影而受挫。与此同时，失败的代价也已经增大。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在美国，接受过中学教育的男子跟他们的父辈相比，其生活水平则比较低，他们成为二战以来经历较低生活水平的第一代人，而且为劳动贫民和失业者提供的福利供应也被解除。^[2]

如果经济增长对所有人来说不再会有繁荣的前景，那么通向人类幸福的物质道路在新的不安定情况下听起来都是些空话。毫无疑问，一小部分富裕的美国人 and 欧洲人可以使自己免遭社会上其余人所面临的风险，但绝大部分中产阶层工薪人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随着教育和健康保险成本的上升，财产保险、防盗报警器 and 窗户护栏等形式的“保护性”开支日益增多，治疗心理压力、滥用毒品和精神疾病的费用不断增加，再加上正在分崩离析的社会所呈现出的所有其他症状，中产阶层工薪人士现在不得不赚取更多的金钱，以便站稳脚跟。这个时代的一大怪事是，正